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云破月圆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云破月圓
馮玉奇著



文学名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云破月圆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破月圆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7-5034-9819-0

I. ①云…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9660 号

点 校: 袁 元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5.5 字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 一 回	荡湖	1
第 二 回	食瓜	9
第 三 回	访菱	17
第 四 回	柔情	25
第 五 回	认絮	33
第 六 回	执柯	41
第 七 回	蜜月	49
第 八 回	倾心	57
第 九 回	心药	66
第 十 回	缱绻	76
第十一回	分袂	85
第十二回	露奸	95
第十三回	兽行	105
第十四回	没书	114
第十五回	并蒂	124
第十六回	泉镜	132
第十七回	衔冤	142
第十八回	各病	153

第十九回	云破	162
第二十回	共患	173
第二十一回	恋恋	182
第二十二回	浴血	192
第二十三回	饮弹	202
第二十四回	月圆	211
附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21

第一回

荡 湖

黄昏的时候，太阳已失却了它的淫威，慢慢向西山脚下沉沦，微风一阵阵地吹，人们在极度炎热的气压下，这时方才感到轻松和凉快。杭州城外的湖滨公园里，三三两两的年轻男女已散遍了整个的园子。有的并肩坐在沿湖长椅上，情话喁喁；有的散布在假山洞中，笑声莺莺，各个人的脸上都含满了笑意。

这些男女大半都是城内的学生。端午节后，各学校都放暑假，白天里大家躲在家中避太阳，单等太阳落了山，这便是他们活动的时候了。

沿湖一排垂柳下的长椅上，坐着两个女子，一个身穿黑纱旗袍、元色丝袜、黑漆革履，云发卷曲，耳鬓旁缀着一朵白花，脸上薄薄敷着一层香粉，蛾眉微蹙，杏眼低垂，纤手只管拈着一方雪白的小帕儿，好像带着素模样。瞧她年纪，大约二十三四岁左右，旁边一个，却是女学生的装束，白纺绸上褂，下面一条元色裙子，粉红的丝袜，裹着两条结实圆圆的腿儿，下面一双白鹿皮的革履，却显得瘦小可爱。她的云发剪得很短，梳得光光的，斜分在两边，还系着一根元色软缎的带子。一个鹅蛋脸儿，细长的眉毛下，配着一双乌圆的眸珠，倒很显出聪明的样子，年纪只不过十八九岁，和那穿素的女子好像是姊妹。只因为那妹子的两颊上，还涂着两圆圈的胭脂，

所以一个好像娇艳的海棠，一个却好像洁净的梨花。

那个学生装饰的少女，见她很忧郁的神气，她便伸过手去，拉过她的手，轻声儿叫道：“藕花姊姊，妹子总劝你想明白些儿吧。姊姊老是这样地郁闷着，自己身子也要紧，况积劳所以致疾，而久郁因以丧生，这你难道还不知道吗？”藕花听了她妹子的话，她便抬起头来，望着她道：“小菱，你劝姊姊的话，原也不错，但这样仅仅不到两年……唉，多少总使我心中有些感触吧。”

说到此，她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眼皮儿忍不住红了起来。小菱默然地静了一会儿，自语着道：“公达哥哥是个很魁梧的个子，谁也想不到他竟然这样不寿。”藕花道：“你哪儿知道，他本是个患肺病的。外表看看气色很好，其实内部的病已是到第三期了呢。自从去年结了婚，因此身子是更空虚了。妹妹，所以我恨旧式的婚姻，它是不晓得陷害多少青年男女呢。”

小菱鼓着小嘴儿道：“当时妈妈说这婚姻事，我就不赞成。后来姊姊也没说什么，我就不好一味地反对了。现在他既殁了，翁姑又不管账，姊姊年纪正轻，往后的幸福自多，何苦要忧郁着自伤身子呢？”藕花叹了一口气道：“当时我虽然也不愿意，但妈妈常说，你们爸爸是很早地殁了，姊妹两人都是我辛苦抚育成人，现在稍长了一些，凡事便都要说自由，要知道妈妈替你们女儿做事，是绝不会有歹意的。有时你和妈赌了气，她老人家就暗暗地淌泪，你想，叫我瞧了，又怎能忍心一味地违拗呢？”小菱道：“但是现在妈也有些懊悔了。”藕花道：“姊姊的事已一误在先，妹妹千万要注意，绝不能再误在后呢。”

小菱听姊姊提起了自己的事，便红晕了两颊，默默地无语。凉风微微地吹送，柳丝纷纷地飘舞，掠着藕花姊妹俩的脸儿。两人凝视着微波动的湖水，呆呆地出神。

原来这一对姊妹姓白，家住城内三门街，父早亡，母陈氏，年老多病。藕花年二十三岁，小菱年十九岁，均在杭州师范读书。两年前陈氏将藕花嫁与本城鲁公达为妻，不料最近公达竟一病身亡，藕花悲伤十分，待终七之后，遂奉母家居。小菱见姊姊郁郁寡欢，遂常常邀她出外散心。

此时两人正在呆呆望着湖水出神，忽见那对面六桥之间，慢慢驶来一只小艇。艇中一个少年，身穿白哔叽西服，脸儿英俊，身材魁梧，坐在船尾，独自高歌着。藕花心想：这人好逍遥自在。

想时，那小艇早已靠拢湖滨。那少年跳上岸来，正和小菱打个照面，只听两人不约而同地都“咦咦”起来。藕花好生奇怪，正欲向小菱问这个少年是谁，那少年却早已奔到面前，笑叫道：“密司白，真巧得很，你们多早晚出来的？”小菱听了，便拉着藕花一同站起，也向那少年含笑道：“不多一会儿，您一个子在游湖玩吗，怎不带几个伙伴呀？”说着，便向藕花道：“这位是密司脱范晓雯，他是我从前的同学，他在杭州第一中学读书。”一面又对晓雯道：“这是我的姊姊藕花。”晓雯一听，便恭恭敬敬向藕花鞠了一躬，叫声姊姊。藕花见他彬彬有礼，便也和他弯了弯腰。

小菱见晓雯竟喊姊姊，暗想：这人口才多伶俐。便瞅他一眼，笑道：“你有没有什么事，何不我们坐下来谈谈？”晓雯点头道：“好得很，那么两位请坐。”说着，把手一摆。小菱和藕花遂重又坐下，晓雯便也在藕花旁边坐下，两手搓了一搓，问藕花道：“姊姊在哪儿读书？”藕花道：“先前和妹妹同校，现在已不读书。”晓雯道：“读书也没有什么意思，姊姊想是在哪儿办事了？”藕花轻轻叹了一声，点头道：“不错，我往后也很想找些事儿做，可是目前却空闲着。”晓雯见他模样，好像有无限忧郁，便向小菱望了一眼。小菱道：“我姊姊的遭遇太可怜……”说到这里，藕花把她衣袖拉了一

下，意思叫她不要说。晓雯见了，心中好生纳闷，后来瞧着藕花穿着素，一时方始猛可地理会过来，因不便多问。

三人静静坐了一会儿，晓雯搭讪道：“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人最痛苦？”小菱道：“恐怕病到要快死的人最痛苦了。”晓雯道：“不对。我说死的人并不痛苦，活着的人比死的人更要痛苦。”藕花听，颇觉刺心。小菱白他一眼，意思怪他不该说出这个理论来。晓雯却仍接下去道：“不过他们是否应该痛苦呢？我说可以完全不必感到痛苦，因为人死了，是不会再活的，你尽管早也伤心晚也痛苦，可是死的人依然不会来安慰你，结果反把自己的身子憔悴了，脸儿瘦削了，这不是个最愚笨的人吗？要知道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进化了，我们只要有正大光明的思想和行动，一切都不会受外界的拘束和指摘，未来的光明和幸福，仍旧会降临在我们的头上。姊姊，你想我这些话对吗？”

小菱听到这里，方始知道他是兜着圈子来劝慰我的姊姊，心中不但感到他的聪敏，而且更觉得他的多情，因也笑着附和道：“密司脱范的话对极了，一个年轻的人，总不能太抱消极，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地积极进行，那才对。”藕花听了两人的话，心中倒着实感激，因微笑点头道：“两位的话不错，你们是一对前进的青年，我希望你们两人将来能在社会中干些儿事业。”

小菱瞟着晓雯一眼，齐巧晓雯也在望她，四目相对，两人忍不住都哧地笑了。藕花微咬着嘴唇，眸珠一转，问晓雯道：“密司脱范，你的府上在哪儿呀？”晓雯道：“在中兴街，和密司白的府上只隔了三条马路。”藕花道：“你的伯父母全好吗？”晓雯道：“我的爸爸很早就毁了，妈妈却很康健。”藕花微叹了一声道：“那你真和我姊妹俩是个同病相怜了，不知道密司脱范的兄弟姊妹有几个？”晓雯道：“只有我一个儿，我真恨得很，为什么不给我多几个姊妹。因为

我在家里的时候，老是闷闷地看书，要想和人聊天，可是总找不到人。我想你们是很快乐的，姊妹两人，一块儿玩一块儿吃，真令人瞧了羡慕。”

小菱听了，抿嘴笑道：“这样说来，你是个独养儿子，真个好福气，吃起糖果来，一个人也不会和你争多少。不比我和姊姊，小的时候就要争多论少，一个说妈帮姊姊，一个说妈帮妹妹，你怎么反倒羡慕我们呢？”小菱边说边笑，等到说完，她已是笑弯了腰，伏在藕花的肩儿上。晓雯也已咯咯得笑个不停。藕花抚着小菱云发笑道：“亏你说得出，妹妹还这样地一味孩子气呢。”晓雯道：“真的，姊妹多，大家就有说有笑，很有个意思。”小菱抬起头来，瞟他一眼道：“你假使愿意有两个姊妹的话，那你就做我们的弟弟好了。”晓雯望着她憨憨笑道：“你的藕花姊做我姊姊还说得过去，你自己恐怕只好做我的妹妹吧。”小菱红晕了脸儿，只啐他一口，却嫣然笑了。

藕花道：“你们两人到底谁长？”小菱不语，晓雯笑道：“我只长了她一岁，大姊你想，她怎能做我的姊姊呢？”藕花笑道：“姊姊妹妹是一样的，你们到底全是小孩子，这又有什么争论呢？”晓雯、小菱忍不住又哧哧笑起来。

暮烟四起，夜色已降临了大地，湖滨公园中的游人已渐渐稀少，藕花站起道：“时已不早，妈妈等在家里怕已心焦了。”晓雯道：“奇怪得很，一忽儿工夫，怎的天已黑了，我想我们还是先到对面湖滨饭店里去吃些点心吧。”藕花道：“谢谢你，下次叨扰了。”

三人说时，已出了湖滨公园，外面人力车拉上来生意。小菱一瞧手表道：“还只有六点钟，我们慢慢踱回家去怎样？”晓雯连忙接着道：“我很赞成，一路上谈谈，也不寂寞。”

藕花见他两人好似恋恋不舍神气，心中暗暗好笑，因说道：“你们有几年没见面了，反正密司脱范家里离我家很近，就常常来玩玩

好了。”晓雯道：“倒是真的有许久不见了，密司白在杭州第一中学里初级毕业，她便插班到那边去，我们以后就不常见面了。”小菱道：“还是上月美术专门学校开成绩展览会中，我和密司脱范遇见了，那时候我们几乎要不认识了。”藕花道：“这是为什么呀？”小菱道：“有三年不见了，不是要不认识了吗？”藕花不懂道：“密司脱范的家不是离我家很近吗，那么三年之中，难道会一次也没碰面吗？”小菱道：“密司脱范从前又不是住在中兴街，我也还只有上月中才知道呢。”藕花“哦”一声道：“这样说你们虽然自小就同学，对于友谊上的认识，实在还只有上月里开始哩。”晓雯笑道：“姊姊的话只才对哩。”小菱又忍不住又咯咯笑起来。

这样说说笑笑地走着，路就觉得特别短，好像大家有了缩地之法，没有一会儿，三门街已到了眼前。藕花道：“密司脱范到我家里去便饭怎样？”晓雯道：“不客气了，改天来拜望老伯母吧。”小菱秋波盈盈凝视着他道：“明天来吧，我们等着你。”三人说时，已是停住了步。晓雯见小菱这样说，把脚尖点着两下地，憨憨笑道：“好的，那么我准定来。”

说着便伸过手去，意思和她去握一握。但不知怎样一个知觉，他忽然把手又抬到头上抓了抓，和她们俩行了一个四十五度的标准礼，口中说了一声再见，他便很快地一转身走了，耳中似乎还听得小菱一阵哧哧的笑声。晓雯本来已是很不好意思，这就更觉难为情了，红着两颊，急急走回家去。

到了门口，正待伸手去掀电铃，忽听后面有人叫道：“阿雯哥，你在什么地方玩呀？”晓雯听这声音好生耳熟，便回过头去，在暗暗的路灯下，只见一个花信年华的少妇，身穿元色府绸衫裤，白净的脸儿上，配着一双灵活的眼球，倒也颇惹人喜欢，手中拿着一包东西。

晓雯仔细一瞧，原来是隔壁的陈大嫂，便也忙笑道：“哦，我道是谁，大嫂子在大街上买物吗？陈大哥几时又可以回来了？”陈大嫂道：“他今天下午刚从上海回来，阿雯哥，你到我家来玩呀。”晓雯点头道：“好的，回头我准来玩。”

说着，便按了铃，里面仆妇尤妈来开门。晓雯和陈大嫂打个招呼，便各自进去。原来这个陈大嫂的丈夫，名叫陈民生，是在上海北火车站任职。本来可以把家眷同迁上海，因世居杭州，且上海生活程度较高，所以民生每隔一星期回家一次，次早便即回站办事，这样也有二年多了。晓雯和他们邻居，因感他们夫妇和气可亲，所以时常走动谈天。陈大嫂又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彼此情感都很不错。

晓雯走进大门，便问尤妈道：“妈妈出去没有？”尤妈道：“太太和表舅姥爷正在吃夜饭，少爷吃了没有？”晓雯摇了一下头，身子已向客堂里走。只见妈妈和表舅爹一横一直坐在桌边喝酒。妈妈握着酒壶，正向舅爹筛着，还笑盈盈叫道：“表弟，今夜反正不回家了，多喝几杯是不要紧的。”

说到这里，一见晓雯，便忙放下酒壶，喊道：“雯儿，你怎么老是这样晚回来？我是等你大半天了，快坐下来吃饭，菜都冷了。”说着，又喊尤妈盛饭，舅爹也忙道：“阿雯也喝些酒。”晓雯在下首坐下，笑道：“你们喝吧，我喝不了一口就要醉的。”说着，就接过尤妈盛来的饭碗，低头就吃。

作者趁着他们喝酒吃饭的时候，把晓雯的家世，来向阅者介绍一下。晓雯的爸爸仲文，是法科毕业，他的先生潘子卿，因见他人才不错，遂将他女儿潘秀娥嫁给仲文。不料秀娥和表弟赵守仁有恋爱，当时虽不愿意，但专制家庭下，迫于父命，只好嫁了过来。仲文、秀娥结婚后，因仲文生性温和，所以夫妇感情颇好，不久守仁

亦娶亲，各育儿女，双方感情无形打消。谁知晓雯长至十二岁，仲文竟一病身亡。时秀娥还只有三十二岁，仲文出殡那日，守仁亦来送丧，两人相见之下，回忆旧时情景，秀娥更悲痛哀怨，且中年丧夫，性欲正盛，兰闺冰冷，秀娥更不惯独守空房的生活。齐巧守仁与妻不睦，虽同床而不同梦，今见表姊已寡，且貌不减当年，因此往年两人的热情，这时又重燃起来。不久守仁遂做秀娥入幕之宾。

韶光易逝，秀娥、守仁私通，不觉已整整八个年头了。晓雯性情像仲文，温和文雅，对母极孝，且自小便在校住读，所以对于母亲和表舅不规之行动，一向都还闷在鼓里不知道呢。且说晓雯这时低头吃饭，心中只是想着白小菱，她是那么娇小玲珑，那么妩媚可爱，我明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心中有了心事，饭也吃不多了，只吃了一小盅，他便向守仁说声“慢用”，便匆匆回自己卧房中去。

第二回

食 瓜

碧天如洗，万里无云，一轮皓月悬挂高空，一缕缕地放发出它无限美好的柔光，照耀得整个的小庭院中，好像白天里一般。夜风微微地掠来，吹动着庭心几株高大银杏树的枝叶儿瑟瑟地作响。

这时地面上疏疏密密的叶儿影子中，又显出两个人影儿来。这就见银杏树下的藤椅上，坐着一对姊妹，一个是藕花，一个便是小菱。两人都已兰汤浴罢，身穿着薄纱的睡衣，拖着绣花的睡鞋，正在乘凉哩。

原来藕花姊妹和晓雯分手回家，白太太正等着她们吃晚饭，饭后两人忙着洗了澡，小菱身胖怕热，便拉了藕花，到房前小庭院里来乘凉。不信，瞧那小菱手中，还拿着一柄花纱的团扇，不停地挥着呢。藕花微抬着头，纤手托着下巴，凝视着天空中光圆的明月，兀是出了一会子神。

两人静静的，彼此都不说一句话，夜风轻轻地吹送，藕花偶然回头瞧着小菱挥扇的神气，忍不住开口先笑说道：“今夜里天气很凉快，妹妹，你怎么还尽管挥扇不已呢？”小菱听了这话，便回头道：“姊姊，亏你还说凉快，你瞧我这样挥着扇，额上的汗珠却仍不停地淌下来，我是最恨夏日了，我情愿一辈子过着冬天，那才称我的心理。”

藕花见她颊儿红是红、白是白，娇艳无比，两条玉嫩的臂儿，好像榨得出水来一般，便抿嘴笑着打趣她道：“妹妹，这是你的心太热了呀。”小菱瞪着乌圆的眼珠不懂道：“姊姊，你这算什么话？”藕花不答，瞅着她只管哧哧地笑。小菱银齿微咬着嘴唇，被她笑得不好意思起来，一会儿思想给她理会过来了，两颊上不觉飞起一朵红云，猛可地站了起来，走向藕花的身怀里一倚，“嗯”了一声道：“我不依，我不依，你做姊姊了，还要取笑妹妹玩吗？”

藕花胸前被她扰得痒丝丝的，便两手抱住了她，忍不住咯咯地笑道：“小菱，你这话奇怪了，你从哪儿知道姊姊取笑你？假使你心不热的话，怎么姊姊一些不淌汗，妹妹却会热得要被爱之火熔化了似的呢？”

小菱听了这话，愈加难为情了，急得顿着脚，把纤手向藕花嘴上扞去道：“姊姊，你再说这些话，我一定不依你。”藕花笑道：“妹妹好不讲理，我又不曾说得罪你的话，你为什么尽管向姊姊说不依呀？”

小菱急得生了气，鼓着小嘴儿，身子向藕花紧紧偎着，一定要叫藕花赔不是。藕花没法，只得捧起她脸儿赔笑道：“妹妹的手段真厉害，快起来吧，怪热的。”小菱望着她道：“你还要取笑我吗？”藕花“咦”了一声，小菱把手向嘴上一呵，便要向藕花腰间去胳肢，慌得藕花躲着连连道：“不说了，下次一定不说了，妹妹，那总好了。”

小菱哧哧一笑，便欲离身回自己椅上去，忽然又被藕花抱住了脖子，闻去了一个香，笑道：“别忙呀，姊姊有话问你。”小菱轻轻打她一下，瞅着她道：“什么话？你说吧。”藕花身子向前弯过去，伸手把对面的藤椅拖到自己旁边，叫小菱坐下，笑道：“我们傍晚时候在湖滨公园里碰着的那个密司脱范，是真的妹妹从前同学吗？那

么你怎么一向不曾说起来呢？”小菱道：“真的是我在第一中学时的同学，那还是六年前的事，我在培成小学毕了业，就去考第一中学，齐巧和他是同班……”

藕花听到此，突然扑哧地一笑，小菱忙问笑什么，藕花摇头道：“没有什么，你只管说下去。”小菱不信她，她笑一定有缘故，眸珠一转，便明白了，一时脸儿又红起来，忙又说道：“齐巧和密司脱范是同班。”藕花见她忽然又换一句，倒好笑起来道：“他和密司脱范是一样的，姊姊也听得懂呀。”小菱听她还要盯自己一句，这就更觉不好意思，便索性赌了气，别转头去道：“我不高兴说了，倒叫你只管信着嘴儿胡说人家。”藕花笑道：“姊姊才来了两个月，你倒天天和我生气，姊姊老了，说话不免有些前错后错，但妹妹要原谅的呀。我的好妹妹，快别生气了，还是讲下去吧。”

小菱听她这样一说，倒又被她引得展然笑起来，回过头来把手中拿着的团扇掉了头，柄头向她肩上轻轻打一下，恨恨地道：“姊姊，你这张贫嘴不知是谁教你的，现在竟越发乖巧了。”藕花把手抚着自己的肩胛，瞅着她抿嘴笑道：“姊姊给你打死了，我瞧你还有谁来知道你的心事，来疼着你呢，否则我在妈的面前，到底也好给妹妹做一个说客。”小菱听了这话，便低垂了头，默不作声。

藕花见她呆呆地想着心事一般，又好像不胜娇羞模样，便拉过她的手儿，轻声道：“怎么啦？妹妹，你快说下去呀，往后怎样呢？你既和密司脱范是同级，他的才学性情，你一定是知道的，到底好不好呢？”小菱抬起头来，低低道：“这我又哪里知道。”藕花道：“你们是同学，怎的会不知道？在姊姊面前，是不用怕羞的。”

小菱白她一眼，藕花又催她说，小菱方道：“在第三年那学期，我们方始……”说到这儿，两颊更绯红了，忙转口道，“我和密司脱范方始有些认识了。”藕花哧哧地笑道：“这怎么说，难道早两年中，